

沙坪壩之戀

● 謝森中

有緣千里到沙坪壩

民國二十八年夏，我在福建的戰時省會永安，參加第二次全國大學的聯合招生統考，那時因為大哥謝哲聲在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擔任教授，由於哲聲哥的因緣，故我的第一志願即填寫中央大學，其實那時永安是福建中部的山區，地處偏僻，我對中大並無了解，後來八月放榜，我被錄取並分發中大，欣喜萬分，即束裝就道，由福建返歸故鄉廣東梅縣，不遠千里，再經粵北韶關，經由湖南廣西貴州三省趕赴戰時首都四川重慶，入中大沙坪壩校區報到入學，時為民國二十八年九月。

國立中央大學原址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市，對日抗戰初期，由南京直遷四川重慶郊外沙坪壩文化區，當時校長羅家倫氏，因參贊中樞，深知政府對日長期抗戰之決心及政策，故將中大遷至遙遠的抗戰大後方的重慶，許多其他大學，則前後遷校二三次，師生辛苦，圖書儀器損失不貲，而中大則一勞永逸，抗戰八年校址均在重慶，圖書儀器完整，連農學院畜牧系的數十頭牛隻，也經陸路由南京跟隨該系講師遷至重慶。羅校長的眼光和主持中大十年的貢獻，在我國大學教育史上，有口皆碑，令人欽敬。

過江游樂游泳勝地

中大沙坪壩校區，是向四川省立重慶大學借其校區內一塊松林坡周圍的土地而建立臨時校舍的，該地在嘉陵江下游將與長江匯合處，是一塊小山丘，生長着許多松林，開林闢地做道路而依小丘建築臨時校舍，圖書館建築在小丘山頂，其下是女生宿舍，環著小丘是教室，辦公廳、男生宿舍，環校道路，下面的平地是大飯廳，大禮堂、運動場，教職員宿舍和男生宿舍和許多教室，學校大門即設在向著去重慶大學的大道上，校區因受土地的限制，非常擁擠，各種建築物連接甚密，建築材料也因陋就簡，有些教室的屋頂是稻草做成的，與鄰近的重慶大學的校區堅實磚造堂皇的建築物有鮮明的對比。可是，中大校區的風景倒是很受人迷戀的，順著校區旁的崖壁望下去是綠水悠悠的嘉陵江的下游和江中點點的船舟和遠遠傳來的樂聲陪襯著船夫的叫喊。隔江望過去是流水潺潺不斷的磐溪，有一小規模的蓄水庫，中央工業實驗所建立在此，樹木常青和稻田片片，為中大師生假日過江遊樂及游泳勝地。

師生相戀譜出美談

我記得中大藝術系老師、我國大畫家徐悲鴻先生在磐溪上面的一片稻田中建有一精緻小屋，與他的年輕學生夫人共享田園之樂，不脫藝術家的

風格、當時沙坪壩上傳為師生戀情的美談。由中大校區西望是歌樂山，山頭常有片片彩雲，隨風飄去，山上樹木甚多，青綠可愛，中央醫院設立在此，周末假日，為中大師生爬山步行的好去處，一天可以來回，男女同學也常藉此遠足機會培養他們的戀情。由中大校門大道走出去，右邊可繞道至重大校園傍嘉陵江岸的臨江路，兩邊樹木花草排列成行，傍晚時候，是雙雙對對的有情人散步談情的好地方，故又叫鴛鴦路，路旁有石凳欄杆可以小坐，遠望對江的燈火和江中的船舟，清風習習，情趣天然。穿過重大校區，是沙坪壩小鎮，只有一條街，有數十家商店和一家小戲院，也有重慶市通至磁器口的公路站，由此向南行半小時，有南渝中學，為抗日戰爭爆發前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在重慶所創辦，張先生很有眼光，預知中日間遲早必有戰事，我國平津地區必為戰亂所困，故先在沙坪壩創設南渝中學，抗戰時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即設立在此，南渝中學辦得很好，校舍堅實紅磚築造，有大禮堂和教職員宿舍，并闢有小湖，綠樹成蔭，備有石凳，傍晚周末，亦為中大男女同學散步遊玩之地。

教學求學精神氣旺

由中大北走約一小時路程為磁器口，是一小河與嘉陵江匯合處，有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校區不大，但樹木甚多，環境幽靜，磁器口所產的落花生最有名，香脆可口，是遊客必嗜的東西，此外，在中大校區旁又有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故抗戰時期在陪都重慶，談到沙磁文化區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而中大是這個文化區的靈魂，抗戰八年期間也可說是中大的全盛時期。

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行政的精華中樞，全國人才精英匯集所在，中大教授陣容整齊堅強，而學生們也是全國統一聯招進來的第一志願的青年學子，圖書設備因遷校計劃完善而無損失，雖然校舍簡陋，惟教學精神及求學風氣旺盛，大部分學生因戰時家庭經濟接濟中斷，依靠政府公費提供膳食維持，生活雖清苦，惟讀書風氣很盛，很少不良少年或所謂太保學生，更少聞學生械鬥或打架情事、沙坪壩地處郊區，不易傳染都市的壞習慣，而中大校風，素以誠樸相尚，或有致之。

拾回青年朝氣時光

我在中大讀書及教學，前後計共八年，四年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考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二年，後留校任講師又二年，並於民國三十五年夏間隨中大復員至南京校區，同時因內人謝延禧女士，亦係中大教育系畢業後隨校復員在南京中大任助教，長子文寧亦在南京中大醫院出生，故我對母校中大的感情特別深厚，常在懷念和感恩。在沙坪壩做學生時期，雖然生活清苦，但志氣高昂，覺得前途無量，很受所謂「重慶精神」的感召和羅家倫校長所著「新人生觀」對青年學生的鼓勵，尤其是當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國得到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沙坪壩校區時，全校師生狂歡鼓舞，覺得前途光明，今後建國前程無量，我對沙坪壩的一草一木，宿舍教室飯廳，校道或小路，嘉陵江畔傍晚的燈光，磐溪的流水，歌樂山的彩雲，以及中渡口的茶館和麵店，當年的老師及同學等等，均留有深厚的感情，自民國三十五年夏離開沙坪壩後，時光似箭，已有四十七年了，這些年間，為了讀書和工作，差不多走遍了北美，東南亞、南亞和歐洲各國，參與經濟發展的工作，也觀察了世界的繁榮和進步，但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沙坪壩八年生活的影像便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腦際顯現，把我又帶回到二十多歲青年朝氣的時光，其回憶是可貴而甜蜜的。

中大沙坪壩時期的防空洞建築也是一個值得回憶的趣事，那時日本敵機常到重慶上空空襲，有一個時期尚以中大為目標，被投爆炸彈三四次，防空洞建築在山洞內，並配置有通風機，松林坡校區為一小丘，故適合建築防空洞，敵機來襲時，學校防護團去發出預備警報，請大家注意並準備

去防空洞躲避，待敵機接近市區時，發出緊急警報，大家即須躲入洞內，待敵機離去後，再放解除警報，有時一天中要逃二三次警報去躲防空洞，大家引為苦事，因防空洞中空氣不好，且延誤自修時間。

坐茶館是男生專利

沙坪壩校區沿斜坡下嘉陵江渡口的中間有小麵店及茶館數間，那時除了在學生餐廳吃貨金伙食外，要請同學或女朋友打牙祭的話，這是唯一地方，雖然只有排骨麵牛肉麵或雞絲麵一碗，也算是最好的招待了，四川的茶館很特別，只用竹製的靠椅，可以自行調整高低，為客人坐或臥之用，小桌一張放茶器，客人可以在數種茶名中選一種，如要白開水則叫名玻璃，三五同學好友，坐茶館海闊天空聊天，即坐上半天，只叫一杯茶，沖開水四五次，堂倌侍者仍滿面笑容，很高興的侍候茶客，故四川茶館是擺龍門陣（窮聊天）的好地方，又便宜又輕鬆，即使那時我們是窮學生也可以有能力做東請客。可惜坐茶館只是男同學的權利，女同學則很少去坐茶館的，事實上學校並無禁例，可能是女同學坐起竹製靠椅時不甚雅觀也。中大沙坪壩時期全校學生約三千餘人，其中女同學只有二、三百人，約十分之一，可謂僧多粥少，好在重慶大學及省立教育學院也有女同學，這些學校相鄰很近，故也可以交友，各校有話劇公演或土風舞表演時，常有共同演出安排，我記得有一次在南渝中學禮堂各大學聯合演出「西藏民謠及土風舞」和「王大娘補缸」話劇，有一次在中大禮堂演出「家」和「日出」兩話劇，均轟動一時，另有許多聯合社團活動，也常在沙磁區各大學輪流舉行，各校舉辦的名家學者演講會，其他學校師生均可自由參加，各校師生間相處甚為融洽。

除了四搶另有三多

沙坪壩中大學生有所謂四「搶」。第一是搶圖書館的座位，中大同學晚上自修的風氣很盛，幾乎可以說晚上沒有同學不自修的，而總圖書館座位有限，每晚飯後需拿著書本到圖書館大門口排隊搶座位，第二是搶教室上課時前排座位，有些教授國語口音的土音很重，或聲音不高，不易聽懂，故需搶前排座位，較好做筆記。第三是搶飯桶，在飯廳用餐時，飯桶一來，許多男同學即蜂擁的搶上去，先盛到一大滿碗飯為要，那時貨金伙食營養不佳，青壯同學每餐常吃三四碗飯，有時供飯不夠，女同學們比較斯文，在搶飯方面就吃虧了。第四是搶洗澡房，那時校區內男生洗澡房只有統艙大間兩處，且熱水常不足，男同學有二千餘人，尤其夏天搶著去洗澡或沖涼，是每天必做的一件苦事。

沙坪壩中大除四「搶」外，又有三「多」。第一是臭蟲多，學生宿舍一幢平房的統艙，要住宿二百餘人，床舖是木板製的上下床，四架圍成一室，共住八位同學，按系別及年級組黨，許多同學常有數年上下舖之誼，夏天炎熱天氣，木板床易生臭蟲，繁殖很快，成群結隊，吸血咬人，不但擾人清夢，捉臭蟲也疲累不堪，而且上下舖及鄰舖要共同合作捕捉，不然臭蟲來去自如，有效方法是用沸開水淋溼床舖木板間，則臭蟲全死。第二是蚊子多。沙坪壩地處潮溼，小丘樹木草地多，故夏天蚊子也多，晚上飛舞咬人，不能入睡，同學多用四方小蚊帳，在四角釘住掛起保護安眠。第三是打擺子多，四川土語打擺子即是瘧疾病也，蚊子帶有瘧疾菌，咬人後，即會傳染，一時高燒，一時發冷，輪流發作，疲累不堪，嚴重時常有致死，中大師生，恐怕每個人都有患過打擺子的經驗，甚有患數次者，時有恐懼之心，治療之法即連服用奎寧丸數天，或可止病。

沙坪風光，中大八年，是我的大學和研究所教育最重要的階段，也是我結識內子延禧和交往三年不能忘懷的地方，河山遠隔，北望雲天，離別它已四十年了，想嘉陵江上的清風，磐溪的流水，惟人事已非，我也已渡過花甲的年華，能不感慨？